

書叢識知民國

上弦的國也在吊本



行印出版

大同新釋

吳召宣注釋

實價二角五分

禮運大同篇，張載西銘，曾國藩復賀耦庚書是總裁指定全國黨政人員必讀的文章。三篇原文異辭奧義，頗有不易明瞭之處。茲經滁陽吳召宣先生詳加註解；並附語體譯文，各篇題解，和作者的傳略。篇末於三文要旨，更有綜合的、扼要的說明。全書計四萬多字，不但全國黨政人員不可不讀，同時也是各中學學生的課外良好讀物。

國民出版社

國民知識叢書第一輯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實價二角五分

版 權 所 有

編輯者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發行者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金華塔下寺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總發行所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經售者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國民知識叢書叙

本叢書旨在宣揚三民主義，灌輸各科常識，綜述戰時動態，分析國際形勢，藉以弼成國民之正確思想，而充實其精神生活。凡與抗戰建國，暨國民日常生活有關諸問題，概在編述之列。其取材以各地期刊報章刊載之論文或記事為主，間亦擷採專著，或由同人自撰。甄選篇什，其原文不必全錄者，則加以刪節，以省篇幅。各篇出處，均儘可能於文末註明，用備查考。叢書合十冊爲一輯，每輯內容，務求適合於一般國民閱讀，並以足資理解當前時事問題者爲中心，旁及討論實際問題之專題。至當代重要文獻，可儲爲史料者，間亦輯爲專冊，用備國民之參考焉。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目次

頁數

一、導論

一

二、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六

三、日本已陷入絕境

一一

四、日本政治的沒落

一八

五、日本財政的危機

二四

六、日本社會的不安

二九

七、日本外交的支撐

三三

八、兩年來敵國情況的總檢討

三八

一 導 論

敵國從前也是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自明治維新，庶政改革後，纔國內統一，不平等條約漸次解除，國勢亦駸駸日上。迨一戰勝我，再戰勝俄，遂一躍而列爲強國，旋以歐戰發生，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復乘機發展經濟市場，盡量擴張軍備，於遠東方面，形成了獨霸的形勢。

日本原是一個島國，她的領土狹小，物產不豐，明治維新後，她在經濟上既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不得不要求有國外的市場和原料的供給，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便是帝國主義的姿態。加以國際形勢，歐美資本帝國主義早已分割世界經濟市場，後進的日本，更非迅速地採取帝國主義的武力手段不可；而當時環境，適中國積弱可欺，再加上日本北進的傳統歷史，於是確定大陸政策爲其「國是」了。

四十年來日本大陸侵略政策的發展，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即第一步併吞朝鮮，第二步進佔滿州，第三步侵略中國。從甲午中日戰爭起，而日俄戰爭，而「九一八」瀋陽事變，以至兩年前之七七蘆溝橋事變，正瘋狂地着着以武力求其實現！

總之，日本的大陸政策，完全以我國爲其對象。現今日本之所以能獨霸遠東，列入於五強之林，完全是強佔我領土，奪取我資源的結果。四十年來的歷史，表示日本之漸趨強盛，也表示中國的日趨衰弱。

敵國的政策，既是要整個的併吞我領土，滅亡我民族，我們有五千年來的民族光榮歷史和悠久的文化，在這一民族國家存亡的關頭，豈能容忍敵國任意的宰割，因此我們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在最高

領袖領導之下，毅然決然，負起神聖的使命，作保衛祖國的全面抗戰。

此次戰爭的勝負如何，是要依當事國的作戰條件及國際情勢而決定的。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以吾人對於敵國的情形，尤應澈底研究明白，以應付戰事，爭取最後勝利。

現代戰爭決定勝敗的條件，是人力、財力、物力的充裕，和國民生活的安定。這幾個條件，都需要全民族總動員纔能充實並堅強。而民衆的戰爭情緒，於全民族總動員的成績，很有影響，因之民氣是否旺盛，於戰事亦有重大的關係。就一般而言，被侵略國的人民，是敵愾同仇，所以民氣特別旺盛，戰鬥意志特別堅強，每能補救物質條件的缺陷，即所謂「精神勝於物質」。此點吾人不能不加以注意。另一方面，一國決不能孤立作戰，現代的國際關係非常複雜，如能取得他國的援助，恆足以影響戰爭的全局。如歐戰時，協約國之所以獲勝，可以說完全是得力於美國的參戰。所以戰爭當事國的國際關係如何，於戰局的決定，尤有重大關係。

茲就上述各種條件，比較的說明敵我情形，以論斷最後勝利之誰屬。

先就人力而言，純粹的日本人口總數，約計四千萬，不及我國十分之一；即連同殖民地人口計算，亦不及我國六分之一。日本殖民地人口，約爲三千萬，其中以朝鮮人台灣人居大多數，他們都痛心疾首於亡國，無時無刻不想復興祖國。一旦日軍在前線失利，他們都會革命以謀解放的。同時，日本是實行徵兵制度的國家，預備兵和後備兵當然不少，但長期戰爭的傷亡是很多的，因限於人口，其兵員補充，已遭遇嚴重的困難。我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徵兵制度亦施行有年，兵員可以源源補充。即在兵員的質素上，日本的預備兵和後備兵，平時既乏訓練，作戰能力當然薄弱；加以日俄戰爭後三十餘年來，日本未嘗對外作戰，人民久享安定的家庭快樂，不慣苦痛的戰爭生活，他們的戰鬥精神，因亦特殊衰頹。

並且侵華戰爭獲益的是軍閥和財閥，日本人民徒供犧牲，自非他們所樂爲，故逃避兵役者，隨在皆是。至於我國是被侵略的國家，此次抗戰是爲中華民族求生存獨立，其勝敗乃我民族存亡所繫，勝則中華民族復興，敗則中華民族滅亡，故全國上下，能一心一德，精誠團結，從事抗戰建國之大業；無論前方後方，均激憤同仇。在前方將士，則視死如歸。在後方民衆，則踴躍從戎，無一不意志堅定，更無一不精神振奮。

以言財力，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患貧血症的國家。她的實際財源，如租稅，專賣所得，國營事業收入等，僅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六。在平時日本財政，已收支失去平衡，其唯一的彌補辦法，是發行公債。此種現象，自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益形顯著。日本所耗費於侵略戰者，至明年（一九四〇年）三月底止，連已用及需用軍費在內，共爲一百四十萬萬元。此種鉅額軍費的來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發行公債所得。公債的發行額，至明年三月底止，將達二百七十五萬萬元，須每人平均負擔三百九十三元，而日本國民全年的收入總額，據比較可靠的估計，只有一百萬元，即每人平均可得一百四十三元。是則日本國民平均所負國債額，幾爲所得的三倍。以此與英美等國相比，顯屬負擔太重。同時我們知道發行公債，必須擴張信用始能脫售。所謂擴張信用，實際上便是通貨膨脹，因而銀行發行紙幣的現金準備率隨之減低。日本濫發公債，通貨膨脹後，銀行的準備金，依經濟學家的估計，即將用罄，至多只能勉強支持到明年三月底。一旦現金用完，必然外匯大跌，物價飛漲，而日本人民的生活遂愈困難，日本銀行的紙幣則更增發，結果，日本財政，全部崩潰。總之，戰爭愈持久，日本軍費愈浩大，公債愈濫發，這是日本的致命傷。所以日本前財相高橋吾清會有所謂「百萬公債亡國」一。

反觀我國情形，抗戰以來，軍費支出雖則較大，但以政府對財政上之措施有效，向英美法等國借款

成功，及華僑匯款增加，國民獻金踴躍，國家預算，尙能平衡。財政基礎，安如磐石。即所發公債，爲數亦僅十五萬萬元。故銀行現金準備充足，法幣信用鞏固，支持長期抗戰，絕對沒有問題。

以言物力，日本資源，亦不及我國豐富。日本資本主義，現尙在由輕工業進入重工業階段的過程中。凡工業上必需的物資和機械等，大都仰給於外國。在生產上，她的出產力薄弱，產量亦不多，殊不足以供應大量軍需。這種生產狀況，祇能應付連戰速決的地方戰爭，不能支持持久的全面戰爭。

就國民生活而言，日本人民生活上的必需品，大都來自外國。此種物品，因國內增發公債，引起通貨膨脹，而價格飛漲。結果，人民的收入無形減少，購買力隨之低落。同時由於軍費浩大，在財政上非增加租稅不可，於是人民的負擔加重。日本人民，生活在這兩重壓迫下，真是痛苦不可言狀。加以侵華戰爭以來，日本國內工廠，大都被迫改爲軍需工業，因工廠停閉而失業者爲數達二百萬人。反觀我國情形，則完全不同。中國自始爲一農業國家，人民生活之必需品，均能自給自足；抗戰以來，農工業產品價格增漲，反使社會經濟，漸趨繁榮，因而國民生活，得以安定無礙。

以言敵我國際關係，日本自蘆溝橋事變以來之侵華戰爭，隨在皆與英法蘇等國利益衝突。日本之破壞和平，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更爲國際輿論所共同斥責。他如轟炸中國不設防之城鎮，屠殺非武裝的平民，損害中立國在華權益等行爲，各國莫不引爲可恥，而共同斥其不法及不道德。國際間，除於精神上予以道德的制裁外，並於實際上舉行抵制日貨運動。近日美國且有廢棄美日商約之舉，以促其反省。日本非法的射擊英大使許閣森，英艦瓢蟲號，美艦巴納號，封鎖揚子江、珠江、及天津租界，以排除歐美經濟勢力，強佔海南島、廈門、汕頭，以圖截斷香港與新加坡之聯絡，並威脅法屬安南，此種舉動，引起了英美法強烈的反感；各國輿論，甚至要求以武力制裁日本暴行。對於蘇俄，日本軍閥，則

屢次有所挑釁，以致引起張鼓峯事件及蒙邊事件，而結果反自己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總之，在日本這種反歐美主義之下，英美法聯合的或單獨的予以經濟上的壓迫和制裁，是很有可能性的。至於蘇俄，如果國際形勢許可的話，且或不惜出而與日一戰，蓋一旦日本獨霸遠東，勢必危及俄國安全，其反日，乃是必然的趨向。

然而在這種環攻的國際形勢下，日本仍敢一意孤行，進行其危險的反歐美主義之工作，實在也不是毫無憑藉的。舉世共知德日意三國，訂有防共協定，並聞有秘密締結軍事同盟之說。這三個侵略國家，在歐亞二洲，互相呼應，各盡其威脅侵略之能事，使渴求和平的英法蘇，東西窮於應付，以遂其兼併領土，奪取資源，破壞現狀之目的。我們的敵國——日本——即是利用這一侵略軸心的活動，圖謀囊括遠東，獨霸太平洋。同時，更以親美的外交姿態，進行其隔離或分化英法蘇聯合制裁運動之陰謀。此種姿態，在以和平為實益的英美法蘇，自易入其彀中，各該國欲與妥協之心，至今未死，只要是有限度的可能的，他們都願意讓步。敵國是看透了國際間這一種弱點，所以大施其恫嚇敲索的手段，而國際聯合經濟制裁之說，因亦迄未見諸實現。但永久利益之所在，究為各國外交之準則，決無漠視或放棄之理。在現代以本國民族利益為前提的國際活動，究不能因貪求目前的和平實利而失去其永久利益。日本之獨霸遠東，顯與列強之權益相衝突。如果列強不顧自殺，以失去永久利益，則對日予以經濟制裁，目前固為和平幻夢所動搖，終究不是不可能的事；且即使一時未能見諸實現，各國內心之痛苦與反感，乃是不變的。例如德意雖為日本之同盟國，而其軍火仍源源輸入以助我抗戰。德意尚如此，其他英美法蘇之不肯失去遠東利益，更可想見。所以結果，日本無論如何活動，她的國際地位仍是孤立，還是一樣的被各國共同環攻。敵之不利即我之有利。各國對於我們的抗戰，因為她們在華都擁有經濟權益，無論於精神

上物質上均有援助，其最顯著而有力的舉動，除道義的同情外，便是經濟上的貸款。德意的軍火輸入，自亦大有助於我們的持久抗戰。

綜上所述，可知日本無論國內和國際情勢，均處於不利地位。她不能自外國獲得財政上的借款，更是重大的致命傷的打擊，所以日本的侵略戰，必然失敗，我們的抗戰，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目前敵國是在崩潰中。不久的將來——至多到一九四〇年底——我們可以看到敵人的總崩壞，其情形將和歐戰時德國的失敗相類似。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金華

二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在中國地理上，山海關到蘭州之線，是中國經典戰略上必爭之地。在最初日本人是企圖先掌握這條線的；但在失敗之後，便改從中國的弦線上進攻。她雖在軍事佔領了這一富庶地帶，可是她却因此毀壞了她最不願毀滅的中國舊有的經濟社會機構；而她最想消滅的中國政府，卻由於這個戰略上的錯誤，永遠不能達到目的了。

我們可以把全部中國地理，劃成一個以三根直線構成的三角形。自聯接華北與東北的山海關至溝通甘肅新疆二省交通的蘭州為第一直線；自蘭州至西南滇越交界處的海岸為第二直線。而突出在中國東部的全部海岸區域則可以起自山海關訖至滇越交界的第三根直線代表之。結果成了一個直角三角形。直角所在地，恰為中國本部與西藏及中央亞細亞接壤之區。而在直角對面之絃線，則代表中國的海岸線，日

本久已想從那裏深入中國腹部。

這個中國的直角三角，實在是幾何學上最困難的一個問題。這個三角形不僅代表了全部中國地理，也說明了全部中國的軍事史。最長的一線，弦線，橫貫了中國富饒的沿海區域。中國過去是一個農業國，所以這一塊富饒的平原，雖不位置在中國的中樞，卻成爲中國經濟的心臟。長江黃河貫穿了這一區域，尚有自南而北，大致與海岸平行的運河——這是在海通以前運輸南方的食糧財富以供養比較貧瘠，但在軍略上更爲重要的華北惟一交通線。

這裏我們接觸到一個重要之點。產生中國的財富文化的，是絃線所代表的富饒之區。但它雖有衆多的人口，中國的軍事力量，卻從不生根在這塊地方。歷史的，經典的，中國征服戰，並不由此發軔再及其他：乃是先掌握北方一根線——山海關，蘭州之線——上的軍略要地，再向其他兩線推進。北方的一根線，一向可以控制那絃線。即使揚子江流域的勢力足以逐走北方王朝，但若不能攻克華北，反而溯流西入四川——若目前日軍的做法——那新興的朝代就無由統一中國，甚至不能維持其在揚子江流域的統治。所以在戰略上講，征服中國，須先控制北方之線，再趨直角，然後由北方及西北征服四川。一年以前，日軍猛衝入晉，就是走的這路線：而也就在這方面，他們顯然失敗了。在估量全部戰局的時候，對日軍的這種失敗，我們不能忽視。它迫着日本不得不放棄由北而南的經典作法，而改從絃線上下手。因此，問題的癥結是：由絃線向直角進軍可否征服中國？那種經典的戰略，行之於弓矢時代，在坦克飛機時代，這軍略地形在戰爭中是否有同樣的重要性？當然，日軍之流動性以及高度機械化，足以大大改變戰爭中的成規。日軍究竟能否控制中國交通動脈，佔領一切主要都市及工業據點，並一麻痺中國的神經中樞呢？

對於這一問題之答案，我們可以從早期日本的軍事計劃中尋出其端倪。無疑的，這些計劃中規定着首先佔領各鐵道薈集點的北平以麻痺華北的抵抗，並從而挺進山西，再趨直隸，後從長江上流及西部內地進而控制揚子江流域。顯然日人是師法經典戰略的。假使此而成功，則日人之獲得弦線區域，正如採獲取物，可以無需大量犧牲該區的人命，破壞該區的財產。日本人從此可以獲得全中國，而且可以俯拾得之。

但是，如前所述，在這方面是日軍大大失敗了。根據法西軍略而決定的速戰速決的計劃終成畫餅。他們的估計以爲中國的軍閥及巨頭，或可懾於威，或可動以利；待他們就範之後，中上級士兵是無能抵抗的，他們致命的錯誤估計就在這地方。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日人種種暴行以及野心暴露，已使敵愾深入於中國民衆的心中。所以日人在蘆溝橋一動手，立刻引起中國方面抗戰的火花，那火花不是從華北的高級軍事長官，乃由下級將校士兵方面迸發出來的。就從這羣將士中間，火花逐漸蔓延成火燄，燃起了全國上下，不惜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

日人遭遇了華北意外的抵抗，惱怒之餘，瘋狂地移轉其鋒鏑於弦線區域。他們決意首先打擊並佔領中國的經濟中心，即使因此而毀滅那中心，亦在所不惜。他們現在總算佔領了全部海岸。中國目前已成一內陸國，沒有一個獨立的海口，最大的都市，主要的鐵路，全都拋了。現在的日軍正蟻集在弦線上，在瘋狂而冒險地向內地進攻。

中國人雖然失去了那些所謂神經中樞，但並不因此而「癱瘓」。他們在繼續抗戰中。日本人還不能停止戰爭，去埋頭經營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他們不得不繼續向三角之另外兩線以及那遼遠的直角進軍。這可以使他們蒙受很大的犧牲；而且日人究竟能否從這中間獲得經濟的報酬，許多人都懷疑，但中國

人牽制日人的後方能有多久？幾時纔能化游擊戰爲正規戰，而將日軍驅逐出中國的國境？也有許多人懷疑着這種可能。

假使純從軍事的見地來考察，這種懷疑是不無理由的。但此外也還有別的東西值得我們的考慮。再回我們的三角形去：那弦線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是代表國富之線。北方的一根線，一向代表國防軍略之線。至於西南之部，則爲中國少數民族集居之地，事實上千百年來成爲中國本部的殖民地。建立及保持大一統的江山，關鍵往往在三角的北部而不在其他二線。財源之所在是弦線。待上述二線問題解決以後，纔有餘力用在西南的拓殖擴展上。

中國過去的歷史，在大體上符合於上述三角形地理之說，當然還牽涉着其他原因。中國自來是一個農業國家。中國的社會機構也就建築在農業上，凡在農業經濟佔優秀的地方，那國家一定有專制靜止的傾向。自遠古起，中國的農業似乎與灌溉水利事業結不解緣。水利灌溉不但使田畝有更多的收穫，也使土地有更多的人民，挖鑿以及修治運河爲灌溉運輸之用，需要着巨量的人工。也就是這巨量的人工，使中國人民可以用手工從事節約的農耕。高度之生殖率，所謂「孝道」，（家庭中的童工）低陋的生活程度，（所以維持人工之廉價）以及官僚政府統治，都從這種需要產生出來。

上述種種，似與目前中國的抗日戰爭風馬牛不相及罷。其實不然。第一，在過去，寄寓於衆多人口中的社會的「特權」大足以阻滯機械之採用。集中人口於足以供養大量人民的弦線區域也足以阻梗較爲貧瘠之區的開發——尤其是山岳之區，因爲山地人跡疏散，有發展機械的需要，礦藏豐富，又有製造機械的可能。過去中國山岳中當然也有少數居民，但一般社會，並不尊之爲社會的拓展前鋒，反目之爲窮極無聊的無賴。中國數千年來，也有煤及金屬之採取，但苛捐雜稅，礦業難以抬頭與農業爭雄長。第二

，這種社會組織是不宜於「自衛」的。芸芸衆生，食於斯土的，除了受命上層，以一種極低的技術水準，用手足勞動外，他無所能。因此，你一朝竊據政權，人人都會服從你的統治，此所以每當一個朝代朝綱失馭的時候，一二草澤英雄，或少數外來寇族，可以很容易的奪得政權統馭全國。第三，自十九世紀以降，列強在中國實行了一種事實上的國際共管。他們在幕後操縱中國統治者，清朝的，民國時代的都是一樣。藉這種方式，不勞任何一國動刀兵，各國可以共同坐享中國的經濟精髓。

那第三點就牽涉到目前日本造成的局面。日本人已將其他各國踢在一邊，將問題簡化為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日本最想消滅中國政府而事實上未能消滅；最不想毀壞中國舊有的經濟社會機構，而事實上卻毀壞了。它已經毀壞了中國的固有經濟社會機構了，但這不足以阻止中國之採用其他生產方法，其他社會機構，及其他政府政策以爲替代。

試想：日本人已經佔領了中國一切的主要「神經中樞」——而結果發覺這些地方僅爲舊式統治下的神經中樞；而假定中國人要另謀生路的話，它們是並不重要的。他們佔據了中國最富饒的部份，區域不及中國之半，但人口則有過之。但事態顯然，這些僅是舊時的農業意味上富饒的區域。即使是在這些區域內利用廉價人工而建立起來的工業，亦須仍在中國人手中的貧瘠的內地獲取其主要的原料。事實上，中國的工業，在過去是奴隸工業。它從外國購買機器：因之必然集中於最爲外國金融資本勢力所深入的地點，但假定從今以後，中國有意利用運入內地的一部份機械以製造更多的機械，那麼，擁有主要原料生產區域的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

總之，日本人目前佔領了在過去最富饒，但在目前卻是最荒瘠而最不足以鑿足日本工業經濟餓火的區域。中國人擁有在過去最貧瘠而將來必然成爲最富饒的區域——礦藏與工業潛能最富之區。在這區域

內，中國人亦不慮糧食之缺乏。過去這種地方生產糧食，不如弦線富區之富，由於生產方法不良者多，由於潛在生產力量不足者少。生產方法的改良，尤其是合作運動的推進，已使貧瘠的「西北」「足食」了。

同樣一切整脚機械的運用，若以最大量的民族社會利益爲前提，往往能產生驚人的效果。最近我會看到在華日軍佔領區域內游擊隊兵工廠中製造槍械的照片。在這方面，中國三角的西南之線比北方之線情形更好些。因爲它有着更廣袤的沃土，更衆多的礦產，更豐富的木材——這些對機械及工廠之迅速製造與建立都是最有關係的。

假以時日，中國人在北方西方兩線上可以獲得比日人可能在弦線上獲得的更多的食糧與工業——因爲弦線上的財源已經在戰爭時給日軍的砲火摧燬過半了。在過去，日軍享盡了優越機械化武器的便宜。從今以後這些武器要殺一個中國人，佔一畝中國地，打一次便宜仗，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價了。中國人雖以一副更殘缺的工業設備開始其第二期的戰爭，但儘可以增加那設備並積月累年的增強自己的力量，給日人以更重大的打擊。

(Owen Lattimore: Amerasia, New York 允懷譯：文摘旬刊第四十三號)

三 日本已陷入絕境

日本在今日遭遇着自一八五三年夏天美國艦隊擊破其封建制度以來的最嚴重的危機。這句話說來有些矛盾。在過去十九月中，日本的軍隊幾乎戰無不勝。日本的軍隊現在號稱統治着擁

有一萬萬人民的中國最富饒的九省。

日本飛機的影子普及東亞全部，自西藏邊陲至台灣，自安南至長城。日本的軍事政治顧問操縱着半打的傀儡。日本的獨佔資本以種種狠毒而有效的限制，排除別國的經濟勢力，勒死了各國在中國的市場。日本的政府，不顧英美法三國之抗議，發表了一種厚顏荒謬，在國際史中沒有先例的宣言。但這些都是浮面的現象。請看這些事實：

日本經濟的慘狀

在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軍隊初侵中華的時候，日本的貨幣，有百分之四九的準備金。到去年十二月，已降為百分之十七了。

在戰前養活無數日本貧民並使其工廠每日開工二十小時的輸出貿易，在過去十二月中，已減少百分之十三。受影響最大者首推作為日本輸出貿易之骨幹的棉織業。

在過去三年間，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的地位，正在迅速地被美英德三國的商品所取代。這種「退却」，一部份是由於各國民間的抵制——尤其在英美——但主要的理由，當然還是軍部對需出工業所加的抑制。

今日的普通日本人，爲了戰爭，自然不得不犧牲其對外國貨的享受，隨着在華戰事的延長，不准入口的外國貨的項目，自將愈積而愈多。

比一切緊縮政策意義更爲重大者，是新資本的集中於重工業，換句話說，集中於軍火造船工業。這種資本的轉移，是藉限制非軍需工業並以軍需工業利誘大托辣斯的手段，由軍部勉強刺激起來的。爲急

於準備第二次戰爭——對俄——起見，軍部不惜無視在戰事結束，軍需市場消滅以後必然會引起的危機。政府的負債，也在繼續增高。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債總額是九、九七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在本年的正月已達一六、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並像雪球一樣，有愈積愈多的趨勢。這樣巨額國債，使東京財政當局，單在利息一項上，每年必須籌措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在日本議會舉行第七十七次會議之日，其最不痛快的一件事，就是通過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左右的預算——大半為繼續目前戰爭與準備下一戰爭之用。

在軍事上失敗

但日本遭遇的最大困難，反在日本軍隊節節戰勝的中國境內。在廣州武漢陷落以前，日本人是取攻勢的。東京的目的，在打擊中國軍隊，使其屈服於他的條件。

今日的主動，却已轉入中國手中。侵略者已不再能將其兵艦潮流而上長江上流之急湍；其機械化部隊，也不再能深入西北部及西南部的山地了。

日人顯然已經達到了其機械化部隊可以縱橫馳騁的區域的盡頭。要侵犯四川，或廣西，或貴州，日本必須改用中國人所擅長的原始性戰術。這種冒險，東京顯然是不想從事的。

日本軍隊在山西方面的失敗，不會打動日本在別處地方進行同樣冒險的念頭。日本軍人或許會襲取西安，隔斷中蘇路線。在春季，也可能向西向侵入內蒙諸省區。他們或許會在西部沿海區域（廣西），發動一短期的戰爭；但是在他們跨入廣西山地以後，其成敗之數是大成問題的。

但這些進攻，其動機不在擴大佔據的區域，而在奪去中國資以反攻的根據地。今日日本之目標有三